



鬼遮眼³ 幽冥之门

夜明珠神秘重现，徒弟仁冥界惊魂；
妖师冢重重险阻，茅无极生死未卜……
千年一遇的九星连珠异象出现，旷世天劫来临，谁将力挽狂澜？

俞鑫

鬼遮眼③

俞鑫® 幽冥之门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鬼遮眼. 3 / 俞鑫著. --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5.1

ISBN 978-7-5699-0011-8

I. ①鬼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4392 号

鬼遮眼 3：幽冥之门

著 者 | 俞 鑫

出 版 人 | 田海明 朱智润

选题策划 | 曾 丽

责任编辑 | 梁 静

装帧设计 | 蔡小波 王艾迪

插 画 | 苗 子 姜石育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：100011 电话：010-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 |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0316-3654999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 | 24

字 数 | 390 千字

版 次 |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0011-8

定 价 | 34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欲知《鬼遮眼》前传故事，请扫描二维码
关注「读经典」微信公众号（ID: dujingdian）
回复关键词“鬼遮眼”即可获取

目 录

第一章	奇怪的丝线 / 001
第二章	阴阳两相隔 / 008
第三章	重建黑水镇 / 018
第四章	月圆人亦圆 / 026
第五章	神秘夜明珠 / 036
第六章	黑水河惊变 / 043
第七章	灰鹰山灵媒 / 055
第八章	冥界惊魂旅 / 066
第九章	六道金刚咒 / 074
第十章	血海浪滔天 / 082
第十一章	南疆黑巫族 / 096
第十二章	阿修罗一族 / 103
第十三章	祭台的秘密 / 117
第十四章	黄泉不归路 / 124
第十五章	冥河垂钓叟 / 135
第十六章	怨路无限长 / 141
第十七章	八具无名尸 / 147
第十八章	密林青衫客 / 154
第十九章	三生转镜台 / 163
第二十章	重返人间界 / 171



第二十一章	妖师冢地宫 / 178
第二十二章	血池底鬼影 / 187
第二十三章	地狱镇陵兽 / 194
第二十四章	西山面具人 / 201
第二十五章	南疆蛊毒咒 / 209
第二十六章	黑巫现真身 / 219
第二十七章	破坏养尸地 / 227
第二十八章	玄空的哑谜 / 234
第二十九章	诡异的黑影 / 245
第三十章	破面文曲穴 / 253
第三十一章	机关现杀机 / 262
第三十二章	鬼髻血蝙蝠 / 271
第三十三章	黑水镇异变 / 280
第三十四章	密室朱漆门 / 289
第三十五章	地河狼头鳗 / 299
第三十六章	黄沙死亡虫 / 308
第三十七章	恐怖霸王蝎 / 316
第三十八章	古画中少女 / 324
第三十九章	墓室金甲妖 / 331
第四十章	是真还是幻 / 339
第四十一章	溶洞底鲛人 / 347
第四十二章	九星连一线 / 357
第四十三章	紫月的阴谋 / 363
第四十四章	命运的玩笑 / 370

第一章 奇怪的丝线

阴罗山事件发生的三个月后。

灯下黑般的夜晚刚刚过去，阳光撑开邪恶的鬼手，照耀四方。

黑水镇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。

镇外有一方树林，种的都是银杏树，林间树影婆娑，随风摇曳。此刻天光灿烂，莺飞草长，不少树枝都抽出了新芽，翠绿欲滴，十分可爱。树叶上清冽的晨露更饱满得像是珍珠一样，颗颗珠圆玉润，不断地从树叶上滑落而下，颇有一番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奇妙之感。

整个树林中都回荡着晨间鸟儿欢愉的吟唱，不时还能看到胖嘟嘟的野兔从洞里冒出头来，你追我赶来回奔跑，好一片撒欢的天堂。

此刻，一个窈窕清丽的情影正踏枝点叶，十分灵巧地穿梭在数十株参天银杏中间，她的身子仿佛没有重量，薄薄的银杏叶经她曼妙的足尖轻轻一点，竟只是微微弯折，待回复原状时，却将那女子整个人像露水似地给弹射了出去。

她就像云雀一样轻盈，虽然没有翅膀，却依然能纵跳如飞。只要她愿意，甚至可以十分轻易地在树杈间捉住那些来不及飞走的斑鸠和喜鹊。她此时看起来十分焦急，时不时会低头四处察看，似乎正在找寻着什么重要的东西。

“奇怪，声音明明是从这个方向传来的……”她一边寻找，心中一边犯了嘀咕。

在她一对秀目的正前方位置，忽然凭空出现了一串雪花状的光瓣，只见那光瓣优雅地绕成了一圈螺旋，随着螺旋转动的频率，出现了一个如同踏着华尔兹舞步的，裙裾飞扬的小精灵。

小精灵离她的位置不过咫尺之间，这突然的出现倒让女子没有想到，她神色一慌，一双莲足刹车不住，身子竟从银杏树枝上仰倒了下去，还好她反应迅捷，及时地将脚背一勾，整个人倒挂在了树枝上，那姿势倒有点像是猫头鹰。



“姐姐，你没事吧？”这顽皮的小精灵正是花妖宝儿，她见自己闯了祸，忙飞到马小倩身边关切地询问了起来。

“你这小丫头片子，每次都是突然出现，想吓死姐姐啊！”

马小倩嘟着嘴抱怨着，随后双足一勾一带，整个人像荡秋千似地在空中倒飞了一道华丽的弧度后，翩跹地落在对面的银杏枝丫上。

“噗——”宝儿捂嘴偷笑了一阵，仿佛在为自己的恶作剧得意，她见马小倩时不时地东张西望，不禁问道：“姐姐又要去找那个人吗？”

马小倩瞪了宝儿一眼，道：“小孩子家别老这么多问题好不好？”

宝儿吐了吐舌头，又道：“之前已经露馅过一次了，这光天化日的，要是让别人再看到你就完蛋啦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只是想看看他死了没有。”马小倩轻描淡写地说道。

“管他做什么，死了不是更好吗？这样我们也报仇了！”

马小倩兰指一弯，一颗荧光闪闪的露珠准确无误地弹到了宝儿的身上，宝儿抖了抖身上的露水，哆嗦着打了个喷嚏。

“哎呀，人家的新裙子……”宝儿双手叉着腰，米粒大的小嘴撅得老高。

马小倩莞尔道：“嘻嘻，谁让你八婆来着？姐姐什么事你都要管呢……”

“那是因为，宝儿真的很在乎姐姐啊，你不是说过，姐妹间不应该有所隐瞒的吗？”

宝儿说着，竟显得有些黯然神伤，双手极不自在地玩弄着衣角，“如果姐姐觉得宝儿很烦的话，我以后还是不要出现好了……”

马小倩见她眼圈都泛红了，忙将她捧在手中，心疼地宽慰道：“宝儿乖，刚才是在同你开玩笑呢，姐姐难道还不明白你的心意吗？”

“我们现在去找那个人，就算他死，也只能死在我的手上。”

马小倩望向丛林深处，一对剪水双瞳中不经意间掠过一抹淡淡的忧色。

马小倩在银杏林中纵跳如飞，一路惊起了不少撒欢的麻雀，宝儿则是紧随其后，生怕一眨眼就跟丢了，渐渐地，银杏树开始变得越来越密集，枝叶间葳蕤交错，遮挡住了阳光，光线也是越来越昏暗，此刻已是来到了银杏林的腹地。

宝儿背后的薄翅高速扇动着，周围的树木像过山车一样飞快地从她身边掠过，她本是林中精灵，虽然身材迷你，却也能十分自如地穿梭于茂密的枝叶间，



这样见缝插针的活计在她看来就如同玩闹一般。然而，当她偶然间从两棵较为低矮的树干间穿过时，却蓦地在空气中撞上了什么东西，那东西极富弹性，由于是高速滑翔的状态，她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反作用力传来，接下来身子便重重地弹飞了出去，在半空中直栽了好几个跟头才停下来。

马小倩回头道，“宝儿，怎么了？”

“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……”宝儿稳了稳有些眩晕的脑袋，说道。然而当她再往两棵树中央看去时，却依旧是空空如也，并无任何异状。

“好奇怪喔！刚才明明是有什么东西的啊！”宝儿嘟着嘴，心中打了个大大的问号。

马小倩见她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，便跃上了其中一棵树上察看。身为考察团领队，她经常需要埋首于一堆堆繁琐的数据之中，并试图找出其中的规律与联系。这样的工作习惯也让她练就了心细如发，眼尖如针的本领，她一眼就看到，在两棵树之间，连着一根极其细微的透明丝线，这根丝线大概只有毛发的一半粗细，在阳光中不断折射出荧荧光泽，也亏得有这层光泽作引，要不然连马小倩也是极难留意到的。

她原本以为这丝线是系在两棵树之间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，只见这丝线两头都是远远地延伸了出去，一头是朝着林外的方向，另一头则似乎还通向林子深处，极目望去仍看不到尽头，给人的感觉倒像是有人揣着个毛线团子一路走过一般。马小倩将手指放在那丝线之上，一拉一弹，那丝线左右发颤，竟如同琴弦一样发出了一阵阵嗡嗡的瑟音，很是奇怪。

宝儿吮着一根食指，大惑不解道：“姐姐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”

马小倩也是摇了摇头，她这会儿临时改变了主意，道：“咱们顺着丝线的方向找找吧！”

银杏林的尽头是一座巍峨的老山，因为山上岩石遍布，土质稀松，并不利于耕种，因此也就一直这么废弃着，没人上去过。约莫过了一盏茶的时间，银杏林眼看着就要到尽头了，除了几只隐遁在草间窥伺的豺狼嚎猪，便再没什么新的发现。马小倩这时也不禁开始怀疑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，她要找的是茅无极，可不是被这根破丝线给牵着走。

马小倩看宝儿有些乏了，便用自己也没底气的声音鼓舞道：“说不定这丝线和他有联系呢，咱们顺着它走，一定错不了。”



宝儿在半空中一起一伏，口中不满道，“那它要是通向湖北，咱们不得跟到湖北去呀？”

两人一边说着，一边拨开了一堆浓密的银杏叶，这时展现在眼前的景象不禁让两人大吃一惊。

只见眼前有一方半径在十米左右的圆形空地，空地四周都围着银杏树，唯独这片空地上寸草不生，甚至连一片银杏叶都看不到。在空地中央的位置，则建造了一个六角星形的低矮石台，这样的六角星形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，像是两个等边三角形一上一下锁成的形状，看起来倒像是某种神秘的符号。

马小倩只感觉耳中嗡的一声响，忙用手将耳朵给捂住，表情十分奇怪。

“姐姐，你怎么啦？”宝儿飞到她脑袋边上，关切地问道。

马小倩口中喃喃道：“唔，这里有股强大的磁场……”

“磁场？”宝儿显然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，满脸的讶异与好奇。

马小倩点了点头，解释道：“磁场便是一种特殊的能量脉冲，你没发现这里连树叶都没有吗？想必就是受这磁场的影响了。”

“噢，那宝儿怎么没感受到这种能量呢？”

马小倩和煦一笑，“傻瓜，磁场是看不见，摸不着的，你目前的修为还不够，没有达到眼通，耳通的境界，没有第六感，就自然无法感知到了。”

宝儿满脸羡慕道：“哇，这么说来，姐姐还真厉害！”

“那还用说？”马小倩一扬眉，得意洋洋道。

马小倩这时发现，那根古怪的丝线正是从那石台的方向延伸出来的，似乎那里便是起源。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，她从十来米高的银杏树上纵身一跳，轻巧地落在了地面上，朝那石台走过去。

远远地，马小倩看到在那奇怪的六角形石台上，似乎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，待赶到一看，却发现是两个人。

一个是阿桓，另一个则是一具通体溃烂，身材高大的僵尸。两人都躺仰在地上，不知是死是活，此时的阿桓遍体鳞伤，已是衣不蔽体了，而那具僵尸则几乎是泡在一摊墨绿色的尸血之中，前额笔直地插着一根到处是缺口的桃木剑，这木剑要刺破头盖骨，得需要多大的力道啊，马小倩心中也是啧啧称奇。

石台上有许多深一道浅一道的划痕沟壑，看样子这里曾发生了异常激烈的打斗。马小倩颇觉得有些意外，没找到茅无极，却意外找到了他最得力的弟子。



那根透明丝线正是从那具僵尸的脊背处牵出来的，只是马小倩想破脑袋也实在想不出这根丝线是干吗用的，另一头又会延伸到什么地方，刺眼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曝晒在僵尸朽烂不堪的身体上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音，不断冒起一阵阵散发着恶臭的青烟，看样子似乎正在融化。

宝儿这时也赶来了，当看到衣不蔽体，几乎是赤条条的阿桓后，不禁“哎呀”尖叫了一声，赶紧扭过头去。

“男人身上不就多了个把式么，有什么可害羞的？”马小倩狡黠一笑，俯身去探他鼻息，却见他面目死灰，气若游丝，不禁眉头一皱，又去摸他脉象。

阿桓的脉象如同深谷落雪，微不可查，已是命在顷刻了，但马小倩同时也感觉到，在他的气脉中始终还存有一线没有放弃，看起来倒像是有某种精神支撑着他，才让他没有倒下。

马小倩从那僵尸身上扯了一大片衣布盖在了阿桓身上，又回头对宝儿说道：“好啦，你可以回头了。”

宝儿从手指缝中瞧了一下，这才放下心来，问道：“姐姐，他死了没啊？”

马小倩道：“他伤成这样，和死了没什么区别了，没一个大夫能救得了他。”说完，她话锋一转，又道：“唉，可谁让他这么好命，遇到我马小倩呢……”

“姐姐，你……”宝儿话还没说完，便看到马小倩从脖子上取下那串做工精致的纯银项链，随后又将项链上的球形吊坠给扯了下来，放在掌心里。

但见马小倩手掌一挤一握，还没看清使的是什么手法，那球形吊坠便像是核桃似的裂成了均匀的两半，一颗深褐色的药丸暴露了出来。

“蓬莱岛的还神丹！”宝儿失声叫了出来，随后愕然道：“姐姐，你不会是想……”

马小倩不以为然道：“他曾舍身救过我，今日我救他徒儿一命，也算是不拖不欠了。你知道，姐姐是最不喜欢欠人家人情的呢。”

宝儿一脸的难以置信，“可这是保命的家伙啊，你今天给了他，要是以后你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？”

马小倩轻松一笑：“噗，放心啦。你不是说姐姐很厉害的吗？姐姐会保护好自己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真是越来越搞不懂你了！”



“嘻嘻，大人们的事，小孩子怎么会懂呢？”

“哼，不许说我小孩子，宝儿不小了！”宝儿撅着嘴道，她想生气，但见马小倩那嬉皮笑脸的样子，却又气不起来，趁着这个机会，马小倩已经将还神丹喂到了阿桓的嘴里，接着又在他喉头按摩了一阵，好让他顺利咽下去。

“姐姐，那个人真的值得你这样做吗？”宝儿在心里默默地想着，从她认识马小倩起，还从没见她这样对一个人上过心。

阿桓服下还神丹后，不到片刻工夫，脸色便慢慢开始红润了起来，蹙成一堆的额头也渐渐舒展了开来。

马小倩看到阿桓的身体状况有了起色，脸色也轻松了不少，在一旁自言自语道：“还神丹只能保住他心脉不失，若要完全恢复还需要用中药细细调理。”

这时宝儿忽然指着阿桓的胳膊惊叫道：“姐姐，你快看！”

马小倩循声望去，但见阿桓的胳膊上有两排鲜红的牙印，创口处还不断渗出黏稠的脓水，看起来十分恶心。

马小倩耸了耸肩，示意自己也没办法。“中尸毒了吗？这下他那个不负责任的师父可有活干了……”

另一头的僵尸此刻已经化得只剩一堆枯骨了，恶臭无比的尸液几乎流遍了半个石台，宝儿捏着鼻子，满脸厌恶道：“咱们还是快点离开吧，这里我片刻也不想多待了。”

马小倩看了看天色，首肯道：“好吧，他师父如果没死，此刻也应该回到镇中了，你将他绑结实了，可别让他掉下去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宝儿的嘴巴长得老大，一脸不可置信，“还要带上他呀？”

“当然啊，做事要善始善终嘛！把他丢在这不是便宜那些野狼了？”马小倩见她满脸不情愿，只一晒：“他身上这么脏，我可不要背喔，只有辛苦咱的乖宝儿了……”

宝儿嘟着嘴，还想要争辩什么，却始终没有说出口，只见她手中法杖一挥，竟变出一串长长的青绿藤蔓，将阿桓自上而下缠绕了好几圈，随后，她看也不看，一手拉着藤蔓直接垂直飞了起来，似乎不费吹灰之力，与此同时，阿桓那笨重的身躯在她看似随意的动作下竟也悬空升了起来！

马小倩十分满意地笑了，心中说着：“茅无极啊茅无极，你又要欠我一个人情了。”



临走时，她留意到石台的六个正角上有一些十分拗口难念的古怪符文，这些符文都是深红色的，看上去像是用油漆刷上去的一般，马小倩微微有些惊愕，口中颇为玩味地说着：“冥界的文字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”



第二章

阴阳两相隔

虽说白雪健步如飞，但当茅无极和云中子赶回黑水镇时，也已经是接近晌午了。此时的黑水镇与几日前已是大变了样，道路破败不堪，房屋左倒右倾，狼藉一片，有些地方的火势还没来得及扑灭，一路上随处都可以看到袅袅的黑烟，一具具残缺不全的尸体上蝇虫乱飞，臭气熏天，耳边呼天抢地的哭声一阵接着一阵，晚上天黑尚且不觉得什么，这大白天的看到这样的惨景更是触目惊心。

一路上时不时会有满脸黑泥，衣衫凌乱的小娃子跑过来向两人讨东西吃，望着那一双双哀求乞怜的眼神，茅无极感觉心都碎成渣了，童年本应是阳光灿烂，无忧无虑的，这样惨绝人寰的剧变将会对他们幼小的心灵造成多大的创伤？茅无极不敢去想，也不愿意去想。

这百废待兴的萧索景象，两人只感觉步履沉重，心里头像堵着什么似的，十分难受，走了一路，也叹息了一路。

当茅无极和云中子来到镇政府大院时，看到院子里围了一圈人，每个人都表情凝重，浑身脏兮兮的，像是刚刚从灰堆里爬出来似的。当看到茅无极过来后，人群主动让开了一条道路。

院中整齐地摆放着几具尸体，每具尸体上都盖着白布，但仍是隐隐可以闻到一阵阵令人作呕的腥臭味。

马小倩此刻正蹲在墙角，呆呆地望着地上的尸首，眼睛都哭红了，而小兰则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脊背，温言温语地安慰着。

“可怜孩子们，小倩姐就不该带你们来的……”

“这……这可如何向你们的父母交代啊？”

马小倩哽咽着说道，肩膀上一阵接一阵地颤抖，显然是伤心至极，这倒是茅无极第一次看她掉眼泪，本以为她是个要强的女人，没想到也有如此柔软的一面。



马小倩抬头看了茅无极一眼，眼神似乎有些哀怨，抿了抿嘴，却最终没说什么。

这时一阵冷风吹过，其中一具尸体上的白布被吹开了一角，露出了一个几乎被烧成了黑炭的骷髅头，围观的人群看了无不是大惊失色，有几个胆子小的甚至都叫出了声来。

马小倩怔了一下，旋即竟一下子奔了过去，只见她颤抖地从尸骸的颈骨上取下一串被熏得灰黑的玛瑙项链，稍微一使劲，酥脆的颈骨便裂成了粉末，她将玛瑙项链抱在胸口，像是丢了魂似地呜咽着：“丫丫……是丫丫……”

茅无极对丫丫这个刁蛮的小丫头也颇有印象，想起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妮子转眼间竟变成了一堆烂骨焦炭，心中也不禁一阵阵唏嘘。

“师父！”

人堆里这时忽然传来一声兴奋的呼唤，随即冲出来一个光着膀子的年轻人，一下子将茅无极抱住了。

茅无极也是难抑心中的激动，手摸着 he 头上的盘髻，声音也发了颤：“发儿……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……”

“徒儿不孝，让师父担心了！”

茅无极打趣一笑：“你哪次没让为师担心过？都习惯了。”

大难不死，阿发眼中充满了愿景，只见他双手抱拳，信誓旦旦道：“以前是徒儿不懂事，师父请放心，徒儿以后一定谨遵师训，潜心向道，凡事三思而后行，光耀我茅山门楣！”

茅无极大感意外，心中想道：“这小子怎么突然开窍了？”

他看着阿发，上下打量了一阵，用一种既高兴又奇怪的语气说道：“才不见了几个时辰，你给为师的感觉大不一样了。”

阿发搓了下膀子上污泥，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衣服被那帮唠什子的抓烂了，不然这天气鬼才愿意打赤膊呢！”

茅无极笑了笑，道：“倒不是说这个。你的眼神看起来更清澈了，不像往日那般混混沌沌的，稀泥扶不上笔。”

“是吗？”阿发表情看上去似乎有几分不自然，只听他干笑了两声，道：“老子不是说过‘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’吗，这次的劫难虽然残酷，却也让我明白了一些东西呢！”



茅无极捋须道：“你能这样想，为师也就可以放心了。”

“对了，桓儿怎么没同你一起来？”

茅无极四下看了看，却并没有看到阿桓的身影。

阿发耸了耸肩，“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们在东街遇到了敌人，就分头走了……”

茅无极一听，方才的好心情全都被冲散了，眉头上愁云密布，三个徒弟，两个生死未知，心想自己这做师父的还真是不称职，连自己的徒弟都保护不好。

这时听到小兰一声接一声的呼唤，“大叔，大叔……”

“小兰？能再看到你真是太好了。”

茅无极冲着小兰和煦一笑。

小兰亲昵地挽着茅无极的胳膊，关切地问道：“茅大叔，你没受伤吧？”

“大叔没事的。”

“嗯，要是大叔有什么事的话，小兰在这世上就没有依靠了呢……”

小兰听两人提到阿桓，便说道：“大叔是在找阿桓哥吗？他现在正在一楼休息室里，好像伤得还挺重……”

“啊？！”茅无极一惊，“怎么不早说呢？”

小兰看上去一脸无辜，“我……我以为你们知道的啊……”

茅无极顾不得多问，赶紧心急火燎地往休息室赶去。小兰望了一眼仍蹲在地上抽泣的马小倩，也跟了过去。

阿桓此刻已经被换上了一身肥大的花布褂，这布褂与他的身材十分不协调，袖筒宽大得足以容下他三条胳膊，衣摆却是短了好几寸，黑不溜秋的肚脐眼都露出来了，看起十分滑稽。除开衣服不说，他脸上倒是擦得干干净净的，看起来倒不像是昏迷，而是在熟睡一般。

“这……”茅无极哑然道。

小兰吐了吐舌头，“唔，衣服是问郭婶借的……”

“什么？！你给他穿大妈的衣服啊？”阿发一个没憋住，终于笑了出来。

“有什么办法啊，镇民家里都遭了灾，要不是看在茅大叔面子上，郭婶还不愿意借呢！”

“这么说，也是你给他换上的喽？”阿发露出了一个怪异的表情。

“是喔，他送回来的时候脏死了，浑身都是泥，我换了三盆水才替他擦干净哩。”



小兰边说着，边指了指铜盆里那滩浑浊得几乎已近全黑的洗脸水。

“天呐！”阿发咋舌道，“你还给他擦身子，有没有搞错？！”

“唔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小兰歪着脑袋，眨巴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问道。

“没……没啥……”阿发坏笑着，心中却快嫉妒出火来。

茅无极瞪了阿发一眼，佯怒道：“发儿，别胡闹。”说着，便坐在阿桓床边，替他号起脉来。

号脉是个细活，要求手到，眼到，心到，方能准确地定位症结之所在。约莫过了一盏茶工夫，茅无极脸上由阴转晴，右手习惯性地开始捋起下巴的山羊胡须来。

阿发这时凑过来问道：“师父，师弟他啥情况？”

“还好，只是失血过多昏过去了，不过桓儿中了尸毒，看来这几天有得折腾了。”

阿发一听心中也放下心来，他想起当初黑旋风中了尸毒后那一顿翻来覆去的折腾，还真是麻烦，不过自己中狐媚之毒时阿桓这小子也没少取笑自己，这回自己刚好可以借机报报仇，出出他的洋相，想着想着，他不禁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。

阿桓没事，茅无极心中也轻松了不少，当下便向道谢道：“小兰，你替桓儿忙上忙下的，真辛苦你了。”

小兰摸着头上两尾麻花辫，甜甜地笑道：“嘻嘻，别谢我，要谢就谢小倩姐，是她把阿桓哥背回来的呢。”

“马小倩？”茅无极一愕，双眼下意识地往门外望去，此时乡亲们已经将院子里的尸体陆续抬走了，而马小倩则跟在队伍后头，落寞的背影十分凄凉。不知怎的，茅无极看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，竟隐隐有种心疼的感觉。

“大叔，大叔？”小倩见茅无极一脸呆滞，轻轻唤了两声。

“嘘……”阿发冲她做了个噤声的动作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一提到那个女人，师父就会发呆呢。咱们还是先出去好了。”

阿发说着，便拉着小兰要往外走，“小兰妹子，我几天没洗澡了，你能不能也替我擦擦身子？我可比他干净多了呢……”

“等等，干什么去？”茅无极从沉思中回过神来，从背后叫住了两人。

“哦，阿发哥让我给他洗……”

